



中島敦の「幸福」所隱含の道家思想

洪, 瑟君

(Citation)

海港都市研究, 2:159-170

(Issue Date)

2007-03

(Resource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Version)

Version of Record

(JaLCD0I)

<https://doi.org/10.24546/80030026>

(URL)

<https://hdl.handle.net/20.500.14094/80030026>



中島敦的「幸福」所隱含的道家思想

洪 瑟 君
(HUNG Se-Chun)

前言

南洋行是作家中島敦一生極其重要的經驗，南洋的生活使其體驗了前所未有的見聞和新鮮感。然而，單身赴任的中島在南洋的生活並非如其想像中的順利，熱帶南洋的氣候讓中島的宿疾氣喘更加不穩定，在旁人眼中被認定為內地菁英份子的中島與南洋庁同事之間的人際關係也不如預期的融洽。同時，眼見南洋居民生活上的匱乏，中島對日本政府在南洋島上實施的殖民政策大為不滿。時值太平洋戰爭爆發，為南洋居民編纂教科書的中島更有感於自己工作內容的不切實性，亦對其工作失去了熱誠。因此，昭和十七年八月，中島辭去南洋庁的職務，決意專心致志於從事寫作。

回到日本本土之後的中島，儘管其健康狀況每下愈況，仍奮力執筆寫作以實現其成為作家的夢想。這段期間，中島依據其南洋行的經驗創作了『南島譚』三篇作品，而「幸福」這篇作品亦收錄於『南島譚』之中。關於「幸福」這篇作品，已有許多先行研究加以論述，而這些先行研究皆一致認為「幸福」這篇作品的主題在於顯示現實世界的幸福亦能藉由夢境中的幸福相對化¹。

另一方面，木村東吉延續前人之研究，指出「在『幸福』中，雖然只有描述現實世界的幸與不幸和夢境中完全相反的情況對比，但若考慮到夢境是屬於個人的精神世界，則可說和『李陵』中以過去為背景的蘇武在精神上的滿足和李陵在物質上的滿足相對比的情況是相同的。作者在這兩個對比中，皆認為在精神上的滿足較為優越²」，並認為「幸福」中的僕人最後所得到的幸福感和「李陵」中的蘇武相同，並非經由積極的行為或行動的結果而來，因此對於中島晚年跳脫自己「認識者」的性格並轉變為「行動者」的通論有所質疑，主張「『幸福』

-
- 1 越智良二著「中島敦論—「幸福」を視座として—」（『愛媛国文と教育』第11号、愛媛大学教育学部国語国文学会、昭和55年7月）、濱川勝彦著「『南島譚』の意味」（濱川勝彦著『中島敦の作品研究』、明治書院、昭和56年11月10日）、奥野政元著「『南島譚』—夢と現実」（奥野政元著『中島敦論考』、桜楓社、昭和60年4月25日）。
 - 2 木村東吉著「中島敦『幸福』の意味と位置—「石とならまほしき」思いの変容過程について—」（田鍋幸信編『中島敦・光と影』、新有堂、平成元年3月1日）、p.240。

中的僕人藉由對現世生活的完全斷念，得到精神世界的無比幸福³」。

本稿基本上同意木村「僕人並非經由積極的行為或行動而得到幸福」的論點，但對其所述「僕人藉由對現世生活的完全斷念，得到精神世界的無比幸福」持反對意見。因為木村的論點忽略了「幸福」這篇作品最後附記結尾的含意。附記的結尾引用如下：

右記為現今不存於世上的歐魯灣加島的傳說。歐魯灣加島在距今八十年前的某一天，突然間和居民們一起沈沒於海底。從此，在帛琉（Palau）地方就沒有像這樣作幸福美夢的男人了。

這個結尾的部分，木村將其視為中島「純粹浪漫的志向⁴」，認為歐魯灣加島的沈沒說是依據土方久功的說法而採用的一種起源說，和作品的主題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然而，「歐魯灣加島沈沒說」雖然源自於土方久功的著作『帛琉（Palau）的神話與傳說』，但在該書中並沒有任何和「幸福」內容相關的敘述。中島刻意將「歐魯灣加島沈沒說」作為「幸福」的結尾附記於後的理由，並非僅只於「純粹浪漫的志向」或「一種起源說」，想必和「幸福」的原典『列子』中所呈現的道家思想有所關連。本稿將著眼於探討「幸福」中所隱含的道家思想，嘗試理解「幸福」的主題和中島決意成為作家時的心境之關連性，並探討中島於「幸福」這篇作品中對命運的看法，重新檢討「幸福」這篇作品的意義與位置。

1 「幸福」與原著『列子』之異同

1 「幸福」的出處

關於「幸福」這篇作品的題材出處，大西雄二郎曾指出「幸福」的題材並非來自南洋，而是來自巴斯卡（Blaise Pascal）的『冥想錄（Pensées）』⁵；而佐佐木充認為「與其說『冥想錄』的內容是「幸福」這篇作品的啓蒙，不如說「幸福」是中島直接採用『列子』的構造來設定故事情節⁶」，主張「幸福」乃是利用『列子』周穆王篇中的一個小故事為題材改寫的作品。眾所皆知，中島熟悉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傾心於『列子』，在「幸福」這篇作品之後，亦使用『列子』中的故事為題材來撰寫「名人傳」。由這兩點看來，的確正如佐佐木充的主張，中島十分可能是借用『列子』中的故事構造來書寫「幸福」這篇作品。再者，「幸福」這篇作品中雖極力描寫加諸於主角「僕人」身上的苛酷勞役，卻沒有之前中島作品中所呈現的「黑

3 同註 2。

4 佐々木充著「『幸福』—三つの世界」（佐々木充著『中島敦の文学』、桜楓社、昭和 51 年 6 月 20 日再版）。

5 大西雄二郎著「中島敦の一側面」（『中島敦全集』第 2 卷月報「ツシタラ」第 3 輯、文治堂書店、1960 年 6 月）。

6 同註 4, p.275。

暗」、「悲慘」的氣氛，相反地顯現出南洋島嶼上一種自然淡泊的氛圍。木村一信指出中島在『南島譚』中擁有「能夠因應不可理解的存在、不可知的事物之眼⁷」，對此作了以下論述。

即使不可理解的存在置於眼前，亦不致力於尋求解答，接受其原貌；對於「未知」的事物，也將其當作南洋的風物、自然、人事而依照原樣接受。中島筆下的主角和中島本身，過去拘泥於「我是誰」這個問題、受困於對自我的執著，另一方面亦苦惱於無法擁有確實自我的矛盾，而在此他們終於處於一個接近救贖的境地⁸。

在「幸福」這篇作品裡，中島的寫作風格從以前對自我的執著中解放，轉變為對所有的事物依照原貌接受，而中島的這種心境則接近於道家所主張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列子』的周穆王篇中透徹描寫事物的相對性，排拒絕對性的區別，流露出視任何事皆為自身命運而自然接受的道家思想。中島涉獵中國古典作品，尤其傾心於列子、莊子等道家思想，因此中島於創作「幸福」之際，以『列子』中的小故事為題材，並導入道家尊崇自然無為的思想。由此可知，若以創作動機而言，中島以『列子』為藍本的動機應較大西氏所指以『冥想錄』為題材的說法更為自然而貼切。

2 南洋風物及南洋體驗的導入

「幸福」這篇作品雖然是以『列子』中的一篇小故事為題材改寫而成，但可明顯地看出中島運用其南洋體驗，在作品中加入描繪南洋風物・情景的手法。例如，有關主角「僕人」的容貌描繪，可從當時中島寫給妻子的信中所述南洋島民容貌上的特徵略見端倪。

在這裡成長的孩童有著大略和島民相似的容貌喔。的確，膚色黑是無可厚非的。眼睛狀似橡果、頭髮捲、嘴唇厚。我想頭腦大概也會近似於島上的孩童吧⁹。

（底線筆者）

像這樣南洋島民容貌上的特徵，在「幸福」中被描繪如下

頭髮一丁點兒也不捲，鼻尖一點也不塌陷，所以這個男人成為眾人嘲笑的目標。更糟的是嘴唇薄，膚色亦沒有如漂亮的黑檀木般的黑亮色澤，這點讓這個男人越發顯得醜陋。

（底線筆者）

完全沒有擁有屬於南洋人一般容貌的「捲髮」、「厚唇」、「黑皮膚」，這樣的主角「僕人」的確可說是十分醜陋吧！從這樣的描繪手法，可窺見中島意圖將其南洋體驗導入「幸福」這篇作品之中。

7 木村一信著「持續と変貌と—中島敦をめぐる」(木村一信著『昭和作家の〈南洋行〉』、世界思想社、2004年4月10日)、p.244。

8 木村一信著「中島敦の〈南洋行〉—新たな己への認識」(前述『昭和作家の〈南洋行〉』)、p.55。

9 中島敦於昭和16年7月6日致妻子的信。(『中島敦全集』第三卷、筑摩書房、昭和54年6月10日初版第四刷)、p.604)

此外，中島在南洋結識了民俗研究家土方久功，而在「幸福」之中也可找到其根據土方氏的敘述而描寫的部分。例如，中島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依照土方氏的說法，天下的珍味，莫過於海龜的油脂。若摘下麵包樹的果實沾上這種油脂來食用，將不知飽足為何也¹⁰。

由這段記述，使人聯想到「幸福」中描述第一長老每天享用「海龜的油脂、岩燒乳豬、人魚的胎兒、蒸小蝙蝠」等美食的畫面。其他例如作品中捕獵大章魚的場景、被巨魚追趕而逃上獨木舟的場景，諸如此類想像力豐富的敘述皆可在中島自身的日記中尋得線索¹¹。

雖說「幸福」是借用中國古典來創作的作品，中島加入本身在南洋實際經驗的所見所聞，使得原本平凡、中國式的描寫因為添加了南洋的獨特風物而顯得生動鮮明，整篇作品也因此呈現南洋輕快、自然的氛圍，營造出幽默詼諧的效果。中島在「幸福」導入自身體驗的南洋風物・情景，這種獨特的手法更加凸顯出作品的主題。

3 主題的改變

『列子』周穆王的第三篇中敘述因果關係，而中島的「幸福」這篇作品並沒有引用這個主題。在原典『列子』中的尹氏最後獲得了救贖，而中島在「幸福」中並沒有拯救第一長老。同時，「幸福」中的僕人在作了美夢之後的心境・行為轉變之描寫亦是中島異於原典的創作。此外，雖然兩作品皆描寫白天被苛酷奴役的僕人在夜晚的夢境中獲得至高無上的幸福，但「幸福」的最後卻使用「傳說」的形式，利用「歐魯灣加島沈沒」的意外結局，讓歐魯灣加島和島上所有的人、事、物皆在一瞬間消失，給讀者一種虛幻的感覺。總而言之，『列子』是以役夫和尹氏之間產生的因果關係為主題，而「幸福」則是聚焦在僕人身上，描述現實與夢境之間的相對化。

另一方面，比起『列子』中的役夫所承受的苦役，「幸福」中的僕人更是背負悲慘的命運，但在中島筆下的僕人卻被描寫成對自己的悲慘命運絲毫不埋怨的知足者。然而，中島雖用「像這樣知足的男人」來形容僕人，但僕人其實並非像『列子』中的役夫一樣擁有一顆在夢境中得到幸福便能滿足的心，相反地，僕人卻變成相信夢境比現實更為真實的人¹²。從這一點即

10 中島敦昭和 16 年 12 月 22 日的日記。(前述『中島敦全集』第三卷，p.538)

11 關於這些敘述，可從中島敦昭和 17 年 1 月 1 日的日記中看到相關的描寫。(前述『中島敦全集』第三卷，p.539)

12 「周穆王篇」中的役夫擁有單純的知足心，對於白天的苦役和夜晚的美夢境遇，只是認為「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莊萬壽註譯『新譯列子讀本』、三民書局、中華民國 82 年 2 月六版、p.120)；而「幸福」中關於僕人對體驗美夢的描寫，則是「儘管因為整天辛勤的工作而勞累不已，他也帶著歡喜的微笑，為了體驗富貴榮華的美夢，急急忙忙地朝骨架彎曲又骯髒的床鋪前去」、「這個男人，已經相信夢境比白天的世界更為真實了吧」，僕人在中島的筆下被設定為消極地滿足於夢境世界的人。

可看出兩作品的不同之處。

藉由「幸福」中的僕人在超越現實世界、自虛幻世界中尋得真實的相對化過程來探求人們該如何因應自己的命運，這部分才正是中島在「幸福」這篇作品中想要呈現的主題。

II 表現手法所呈現的諷刺性

1 幽默感

「幸福」全篇作品充滿著幽默感。從位處溫帶的日本來到熱帶南洋島嶼的中島，對於眼前無法理解、未知的事物和情景，全都使用誇張的描寫手法呈現在作品中。運用誇飾技巧描寫的故事情節，甚至會讓讀者感覺是在閱讀笑話一般，趣味盎然。例如，為了強調僕人的卑微身份，作品中用了以下的描述。

這個隸屬於掌有大權者的僕人，是個悲哀又醜陋的單身漢。由於他的身份卑微，因此不僅是在通過直屬主人第一長老的面前，甚至是通過第二、第三、第四長老的面前時也不許站著走過，必須用膝蓋匍匐前進。若是乘坐獨木舟出海而碰上長老的船靠近時，這貧賤的男人必須從獨木舟上跳入水中，在獨木舟上行禮這樣的無禮之舉是絕對不被允許的。某一次剛好遇見這樣的情形，他謙恭地正要跳進水裡時，恰好看見一條鯊魚的身影。長老的隨從看見他在猶豫，生氣地把短木棒給丟過來傷了他的左眼。逼不得已，他只好跳進有鯊魚迴游的水裡。若那條鯊魚是條三尺大的傢伙，便必定不是他被咬掉三支腳指頭就能了結的事了。

夢境中的世界原本就虛幻莫測，因此對夢境的描寫就算超乎常理也不奇怪。然而中島用戲謔的手法，對作品中的現實世界也用超乎常理的誇飾手法來描繪，並藉此製造出特殊的效果，讓「幸福」整篇作品呈現出讓人懷疑其真實性的虛幻氣氛。

2 主角的造型所呈現的諷刺性

(1) 程度副詞的頻繁使用

「幸福」這篇作品以「從前，這座島上有一個極可憐的男人（昔、此の島に一人の極めて哀れな男がいた）」（底線筆者）這句話為始，開始描述主角「僕人」。僕人有著依南洋人的審美觀不被看好的醜陋外表，而且「膚色亦沒有如漂亮的黑檀木般的黑亮色澤，這點讓這個男人越發顯得醜陋（顔色にも見事な黒檀の様な艶が無いことは、此の男の醜さを一層甚だしいものにしていた）」（底線筆者）。不僅是外貌，僕人是這座島上「最貧窮的人（一番の貧乏人）」（底線筆者），這座島上所使用的貨幣，他身上「連一個也沒有（一つも持ってはいない）」（底線筆者），因此僕人無法娶妻，而且「從事最卑賤的工作（最も卑しい召使として仕えている）」（底線筆者）。外貌、金錢、女人、地位等等，世間一般男人任誰都想

擁有的東西，這個悲慘的男人一樣都沒有，而且中島還頻繁地使用了「極」、「最」等等，比普通的程度更令人深刻感受的程度副詞來加以強調形容。從這一點可看出中島頻繁地使用程度副詞，意圖使讀者強烈地意識到主角僕人的悲慘遭遇。

(2) 和「可憐」一詞相等的僕人

在「幸福」這篇作品裡，主角僕人是個沒有被賦予名字的「可憐人」。在作品一開始即被稱為「可憐的男人」的僕人，在整篇作品中總是以「可憐的僕人（哀れな下男）」、「可憐的男人（哀れな男）」、「可憐的男僕（哀れな下僕）」、「可憐的醜陋單身漢（哀れな醜い独身者）」等的語句來稱呼，沒有名字。這個連名字也沒有的僕人彷彿足以和「可憐」這種狀態匹敵一般，「可憐」和「僕人」這兩個詞總像複合語一樣連在一起。中島在作品中重複地使用「可憐」這個語詞，企圖讓僕人的可憐模樣深刻地植入讀者的腦海裡。同時，讓讀者對僕人的悲慘命運印象深刻之後，再藉由僕人對自己的悲慘命運完全沒有埋怨之意的描寫手法來作對比，使作品的主題更加鮮明地浮現。

(3) 「知足的」僕人

「幸福」全篇作品充滿諷刺性。佐佐木充認為『幸福』這篇作品的基本性格可用「諷刺」一語來形容¹³，的確，主角「僕人」長得一點也不像南洋人，而這樣的描繪手法卻恰能營造出南洋氣氛。不僅是主角的外貌所顯現出的諷刺性，中島用「這樣知足的男人」來形容僕人的部分，更是展現出作品中的諷刺性。

在眾人眼中被視為十分可憐的僕人，被描寫成對自己不幸的命運絲毫沒有埋怨，並且滿足於現狀的人。

然而，可憐的僕人，因為是非常聰明的人，所以對自己的命運並不格外感到艱辛。自己的主人無論如何地苛刻，感謝他還沒有連自己看、聽或呼吸都加以禁止。加諸於自己身上的工作無論多麼地繁重，感謝他還沒有讓自己去從事屬於婦人天職的芋田耕作。跳進有鯊魚的海裡失去了三跟腳指頭固然不幸，還是得感謝沒有整支腳被咬掉吧。雖然罹患了會乾咳的疲勞病，若想到還有同時罹患疲勞病和男人病的人，就覺得自己至少還少患了一種惡疾。雖然自己的頭髮沒有像乾海藻一樣捲曲以致於造成外表上的致命缺陷，不過我還聽說有人像荒蕪的紅土丘一樣完全沒有頭髮。自己的鼻子的確沒有像被踩爛的香蕉田裡的青蛙一樣凹陷所以讓我感到很羞恥，但在鄰近的島上還有兩個罹患腐爛病而完全沒有鼻子的男人。
(旁點中島)

13 佐佐木充於「『南島譚』三篇—光と闇」中指出「這一種諷刺的性格，總之可說是「幸福」這篇作品的基本個性。」(前述『中島敦の文』、p.259)

外貌、地位、健康等，對於僕人所受到全部的悲慘和不平等待遇，中島皆透過僕人的自省一一加以反駁。儘管身處於一般人眼中皆認為是艱辛和不幸的命運之中，僕人都能順從地接受並感到滿足。因此，中島在作品中稱呼僕人為「非常聰明的人」、「這樣知足的男人」。而在面對悲慘命運時亦能感到知足的僕人，也似乎因此得到了神的賞賜，在晚上睡覺的時候作了甜美的夢。然而，無論在多麼悲慘的命運之下皆抱持著知足心的僕人，在夢中體驗過長老的優渥生活之後，他的知足心卻產生了莫大的變化。

白天劇烈的勞動或苛酷的待遇都已經不會讓他嘆息。讓自己斷念的好聽話也不需要再對自己說了。因為只要一想到夜晚的歡愉，白天的辛勞早已不算什麼。儘管因為整天辛勤的工作而勞累不已，他也帶著歡喜的微笑，為了體驗富貴榮華的美夢，急急忙忙地朝骨架彎曲又骯髒的床鋪前去。

像這樣「每晚為了體驗睡夢中長老榮華富貴的生活，而急忙往床鋪前去」的行動描寫，和僕人對自己命運的解釋相形比較之下，可以看出所謂僕人「無論身處於多麼悲慘的狀況之下都抱持著知足心」，只不過是自我安慰的謊言而已。

在作品的最後，僕人聽到長老對夢境的描述一點也不感到驚訝，反而相信夜晚的夢境比白天的現實世界更為真實，臉上掛著「如躺在退潮的沙灘上滿腹而眠的海鰻般，閃耀無比幸福」的表情，對長老「滿足地微笑並從容不迫地點頭」，從這樣的描寫，可窺知僕人心理的強烈對比。換言之，在悲慘的現實生活中亦能感到滿足，並非是因為僕人所擁有的高尚知足心，而是因為潛藏在僕人心中想要過如同長老般榮華富貴生活的原始慾望尚未被激發，尚未明確地表現出來罷了。僕人在現實生活中受到眾人的恥笑和屈辱，過著物質匱乏的貧窮生活，到了夢境裡，所有的一切大逆轉，僕人在夢境中開始過著和長老一樣歡愉富裕的生活。自此，僕人逐漸地將自己人生的重心移至夢境世界，將精神寄託於夢境，轉變為夢境的附屬者。僕人似乎在夢境中得到了幸福，因此木村氏將這種狀態稱之為「藉由對現世生活的完全斷念，得到精神世界的無比幸福」。然而，若考慮僕人的心理變化及行動所呈現出的諷刺性，與其說僕人是對現世生活斷念，不如說是因為僕人無法對現實生活加以改變所以消極地躲進虛幻的夢境世界，進而將這種行為正當化的說法較為貼切。

III 命運順隨的表象

1 以「歐魯灣加島沈沒說」為結局的理由

(1) 『南島譚』中「譚」的要素

「幸福」是『南島譚』三篇作品中的第一篇。不同於根據南洋實際體驗撰寫的另外兩篇作品「雞」和「夫婦」不同，「幸福」是以中國古典『列子』中的一個小故事為架構，加入中島南洋體驗來點綴的創作作品。從作品的內容來看，若略去和南洋風物相關的描寫，除了

兩作品所探討的主題迥異而中島因此作了若干的改寫之外，則「幸福」的故事架構大略依照『列子』的原典，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因而可以推測，中島將「幸福」列入南島系列作品『南島譚』的最大原因，是根據作品最後附記的「歐魯灣加島沈沒說」而來。

中島歷經南洋行之後，親身體驗過南洋居民的習慣、風俗等南洋島上無法理解、未知的事物，因此對世間的各種事物也有了新的見解。然而，他向來抱持著的「懷疑主義」在『南島譚』系列作品中也並未完全消失。因此，他將自己理性無法接受的事情以「故事」、「傳說」的形式來表現，將『南島譚』三篇以「譚」來命名。當然，「幸福」中也包含了「傳說（譚）」的要素，而最能充分表露出「傳說（譚）」的氣氛的部分，顯而易見地就是作品最後附記的結尾。正如濱川勝彥的見解，「對人類和幸福相對認識的背後，隱藏著中島敦所抱持著的懷疑主義。雖然中島對於現實的不確定性已採用各種的型態來表現，然而，用同樣的立場來思量現實與夢境仍是他的理性無法允許的¹⁴」。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結局的「歐魯灣加島沈沒說」是中島為了讓「幸福」這篇作品以「傳說」的形式來表現而不得不加以附記的結尾。的確，如濱川氏的主張，利用「傳說」的形式，將『列子』的故事情節移至南洋的舞台重新構築，而且利用現今已不存於世的歐魯灣加島的傳說，在這樣「雙重變身¹⁵」的作品「幸福」當中，中島究竟想表達些什麼，這是值得我們再次重新研究的課題。

例如，分析同樣為『南島譚』中的作品「夫婦」所表現的「傳說」要素，「夫婦」中所描寫的未婚女性侍奉男性的習慣已被徹底根除，該習慣現在也早已不留痕跡，但村中的老嫗在年輕的時候都曾有過相同經驗。而同樣以「傳說」形式撰寫的「幸福」，則是以「現今已不存於世的歐魯灣加島傳說」的形式來表現。歐魯灣加島已和居民一起沈沒於海底，換言之，作幸福美夢的男人已經不存在於世上，作這幸福美夢的男人是否真的存在是尚待商榷的事，對於世間是否真有如此美好的事情也保留其真實性。

「歐魯灣加島的沈沒說」很明顯地是引用自土方久功的『帛琉（Palau）的神話與傳說』，而在這本著作當中並沒有和「幸福」故事類似的記述。因此，中島特地將「歐魯灣加島沈沒說」當作「傳說」的要素附記在「幸福」最後，是因為在中島的意識裡，人藉由夢境而變得幸福是像真實性無法確認的傳說一般，對讀者而言也是難以相信的事情。因而，我們可以推測「歐魯灣加島沈沒說」是中島為了使「幸福」的傳說要素更產生其效果而刻意加入的橋段。

14 濱川勝彥著「『南島譚』の世界」（前述『中島敦の作品研究』）、P.226-227。

15 佐佐木充在「『南島譚』三篇—光と闇」中指出，將原本『列子』中的一個小故事移至南洋的環境可說是「幸福」的第一重變身，而作品中呈現的南洋非現代的南洋，而是現今不存於世的歐魯灣加島的傳說，以傳說的形式來撰寫「幸福」，可說是「幸福」這篇作品的第二重變身。（前述『中島敦の文学』，P.257-258）

(2) 幸福的幻滅

「幸福」中的主角「可憐的僕人」每晚在夢境中體驗長老擁有崇高地位和富貴榮華的生活，因此滿足於夢境中的幸福，進而相信夢境世界比現實世界更為真實。過去衰弱又可憐的的僕人變得神采奕奕，對長老的態度也顯得充滿自信。僕人似乎藉由夢境而得到了無比的幸福。

然而，這個可憐的僕人最後結果如何呢？帶給僕人幸福的美夢是否一直持續下去？抑或僕人之後因為美夢不再而變回原本可憐的男人？這僕人最後的下場誰也不清楚。因為歐魯灣加島已經和居民一起陷落於海底，作這幸福美夢的男人已不存在於世上。即使僕人因夢境而變得無比幸福，曾擁有這神奇經驗的人和出現幸福美夢的歐魯灣加島最後皆如泡影般消逝，所有虛幻的幸福一概消失回歸現實。作品中所描寫的「可憐的僕人」因為擁有在任何悲慘命運下皆能感到知足的美德，因此神讓他每晚在夢境中享受榮華富貴的生活，僕人也因此在現實生活中感到幸福。然而，有如「距今八十年前的某一天，突然間和居民們一起沈沒於海底」的歐魯灣加島一般，幸福若是如此簡單即能獲得，亦會突然在一瞬間就消失殆盡。這才是中島將「幸福」這篇作品藉由「傳說」的手法要傳達給讀者的訊息。

2 老莊的命運順隨說

如前所述「幸福」是依據『列子』周穆王篇為架構而創作的作品，因此作品中也流露出『列子』裡呈現的中國道家思想。『列子』認為，將肉體的慾望轉化為精神，捨棄智巧，在忘卻是非利害之處便能得以安息。這種見解和老莊的命運順隨說一致，兩者皆主張人需捨棄因人為而產生的是非利害等差別，才得以享受心靈上的平靜與充實，亦可說是道家思想中的「崇尚自然」。中島刻意用「非常聰明的人」、「這樣知足的男人」來形容僕人，用很長的段落來描寫僕人對自己悲慘的命運毫無怨恨的心理。將僕人設定為不追求世間榮華、虛榮、慾望，肯定自己命運且順應命運而生的完美人物，可說是中島為了凸顯主題而採用的必須手段。換言之，僕人因為是完美的人物才能得到幸福。

然而，僕人真的是完美者嗎？關於這點，中島用強烈諷刺的手法傳達給讀者某種訊息。意即表面上無欲無怨的僕人，在夢中首次體驗過長老的生活後，潛藏在心中想要過富裕生活的原始慾望開始萌芽，追求慾望的本能逐漸浮現。但僕人十分理解這種慾望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因此每晚急於就寢，希冀藉由夢境滿足自己的慾望。換言之，僕人最終無法成為道家思想中所推崇的理想人物，相反地卻選擇了消極的生，轉變為相信夢境比現實更為真實的人。

人在面對自己不順遂的命運之際，應順應自然、順應命運，捨棄因人為而形成的虛妄進而肯定自己的命運。老莊思想對於命運始終抱持著正面的看法。然而，像「幸福」中的僕人一樣，無法理解命運順隨真意，只有表面順隨命運的人是無法獲得真正幸福的。中島為了傳達給讀者這個訊息，因此在「幸福」的最後，讓經驗神奇美夢的僕人和出現神奇美夢的歐魯

灣加島同時在一瞬間從現實世界中消失，以不存於世的傳說來作為故事的結尾。從僕人這個角色的心理轉變以及故事的結局，我們可看出中島在「幸福」中意欲表現的主題。

IV 結論

「幸福」這篇作品敘述夢境與現實的相對化，亦描寫虛幻與現實之間存在的命運。中島利用『列子』中的一個小故事作為「幸福」的架構加以改寫，捨棄了原作中尹氏與役夫間因果關係的主題，在作品中加入南洋風物的描繪，並利用諷刺的手法創作了「幸福」這篇充滿「傳說」要素的作品。最後附加的「歐魯灣加島沈沒說」結局喚起了「幸福」中潛藏的主題。對人們而言，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此外，人應該如何應對自己的命運，作者中島藉由在「幸福」最後附加上「歐魯灣加島沈沒說」的手法，讓讀者再次思考這些問題。

再者，中島在「幸福」中以異於原典『列子』故事情節的獨創描述，透過描寫僕人的心理變化，闡述中國道家思想中主張的命運順隨說。所謂對命運恭順「順隨」的態度，並非消極地聽從於命運，而是除了要理解命運之外並且肯定地接受，而唯有能正面迎向命運的人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辭去南洋庁職務決意成為作家的中島，在這段時期撰寫的「幸福」中顯露出其正向的命運觀。透過「幸福」這篇作品，可窺見中島展現出其欲實現「捨棄所有人為的虛妄以達到人生最高境界」的決心，亦可看到專心致志於寫作，正面面對自己身為作家的命運進而追尋真正幸福的中島的態度。

附註

1、本篇論文由筆者之碩士論文「中島敦の後期作品における運命觀の推移—「山月記」、「弟子」、「幸福」、「李陵」を中心に—」（台灣大學日本語文研究所、2006年6月）第四章翻譯、添刪改寫而成。

2、本文中「幸福」的原文、中島敦的信及日記，引用自『中島敦全集』第一卷（筑摩書房、昭和51年7月15日）及『中島敦全集』第三卷（筑摩書房，昭和54年6月10日），中文為筆者所譯。

参考文献

【中文】

莊萬壽註譯 1993『新譯列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

王煜 1990『老莊思想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日文】

梅本宣之 1992「中島敦と老莊思想—莊子受容を中心に」『帝塚山学院短期大学研究年報』
40、帝塚山学院短期大学

大西雄二郎 1960「中島敦の一側面」『中島敦全集』第2巻月報「ツシタラ」第3輯、文
治堂書店

奥野政元 1985「『南島譚』—夢と現実」『中島敦論考』、桜楓社

越智良二 1980「中島敦論—『幸福』を視座として—」『愛媛国文と教育』11、愛媛大学
教 育学部国語国文学会

木村一信 2004「持続と変貌と—中島敦をめぐる—」『昭和作家の〈南洋行〉』、世界思想社

木村一信 2004「中島敦の〈南洋行〉—新たな己への認識」『昭和作家の〈南洋行〉』、世
界思想社

木村東吉 1987「中島敦『幸福』の意味と位置—「石とならまほしき」思いの変容過程に
ついて—」田鍋幸信編『中島敦・光と影』、新有堂

佐々木充 1976「『幸福』—三つの世界」『中島敦の文学』、桜楓社

張鍾元 2004(上野浩道訳)『老子の思想』講談社学術文庫

森三樹三郎 2004『老子・莊子』講談社学術文庫

濱川勝彦 1981「『南島譚』の意味」『中島敦の作品研究』、明治書院

(日本廣島大學教育學研究科)

日本語要約

中島敦の「幸福」における道家思想

中島敦は南洋から日本へ帰ってから『南島譚』三篇を創作した。『南島譚』の第一篇として収録された「幸福」は、『列子』に収められている一小話を基にして書かれた作品であり、中島の南洋に滞在した経験と中国の道家思想を融合して書き直された作品である。本稿では、作品の中に自身の南洋体験と南洋伝説を加えるという中島の創作手法を探究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幸福」に潜んでいる道家の運命随順思想を明らかにしたい。

「幸福」を執筆する際に、中島敦は、原典『列子』の主題「因果論」を捨てた。「幸福」の主題を顕現するために、南洋風物の描写を作品に入れたと同時に、登場人物の造形にも若干、変化を加えた。彼は大げさで、しかもユーモアな描写手法で主人公下男の境遇を説きながら、「知足的な下男」という称呼と男の心理や行為とを対照させた。そして、この描写手法によって、下男が知足で、かつ、名利に淡泊な性格であるように見えるが、実は運命随順の真意を理解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を暗示している。下男が夢の中に幸せを感じて、さらに現実世界にも至上の幸福を獲得したと描かれているが、作品の最後に付記されたオルワンガル島の沈没説によって、中島は読み手に想像させる空間を与えた。中島は「伝説」の手法によって、物語全体に対して真実性を保留させ、夢で獲得した幻の幸福が最後に一瞬の内に消えてしまうものでもあることを暗示しながら、運命随順の真意を理解することこそ、本当の幸福を獲得できることだと説いていると本稿は主張したい。